

[美] 南希·吉布斯
(Nancy Gibbs)

[美] 迈克尔·达菲 / 著
(Michael Duffy)

隐秘 权力

美国总统俱乐部如何左右世界格局

贾大海 吴颖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THE PRESIDENTS PREJUDICE CLUB

隐秘权力

[美] 南希·吉布斯 [美] 迈克尔·达菲 / 著
(Nancy Gibbs) (Michael Duffy)

贾大海 吴颖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秘权力 / (美) 南希·吉布斯, (美) 迈克尔·达菲著; 贾大海, 吴颖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1

书名原文: THE PRESIDENTS CLUB

ISBN 978-7-5217-0552-2

I. ①隐… II. ①南… ②迈… ③贾… ④吴… III.

①美国—现代史 IV. ①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2182 号

THE PRESIDENTS CLUB: Inside the World's Most Exclusive Fraternity by Nancy Gibbs and Michael Duffy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Nancy Gibbs and Michael Duff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隐秘权力

著 者: [美] 南希·吉布斯 [美] 迈克尔·达菲

译 者: 贾大海 吴颖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8.25 字 数: 432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9-5497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217-0552-2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引言：总统俱乐部的隐秘权力 / 001

杜鲁门和胡佛：放逐者的回归 / 019

01 我还不能胜任总统这份工作 / 022

02 我们的独家工会 / 045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追捧，痛苦分手 / 061

03 新闻记者们正试图让我们不和 / 064

04 他天生就是个骗子 / 085

肯尼迪和他的俱乐部：苦心学习 / 111

05 一点都不知道这份工作的复杂性 / 114

06 我表现越糟，越受欢迎 / 140

07 过来喝一杯如何？ / 171

约翰逊和艾森豪威尔：亲兄弟 / 177

08 国家远比你我更重要 / 180

09 我需要你的建议，我爱你 / 191

尼克松和里根：加州男孩 / 213

10 我向你承诺——我会非礼勿言 / 215

约翰逊和尼克松：瓶中之蝎 / 243

11 这是叛国 / 246

12 我要走了，上帝带我离开 / 275

尼克松和约翰逊：兄弟情和勒索 / 283

13 我要私闯进去 / 285

尼克松和福特：不惜一切代价宽恕 / 319

14 我得卸去负担 / 321

福特和里根：家仇 / 343

15 这让我怒火中烧 / 345

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个人和一场葬礼 / 369

16 我们为什么不互称对方为理查德、吉米和杰里呢？ / 372

里根和尼克松：放逐者回归 / 385

17 我听候你的差遣 / 387

布什和尼克松：好人难做 / 405

18 我确信……他觉得我懦弱 / 407

布什和卡特：使者不听指示 / 429

19 我当前总统的工作比做总统时还出色 / 432

六位总统：总统俱乐部的黄金时代 / 445

20 那家伙知道游戏是怎么玩儿的 / 448

21 我将派卡特前往。你认为这是合适的吗？ / 471

22 比尔，我想你得承认你撒了谎 / 490

小布什和克林顿：无赖和叛逆者 / 499

23 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击败了他的父亲 / 501

老布什和小布什：父与子 / 515

24 我对你的爱无法用言语表达 / 517

25 告诉 41 和 42，43 饿了 / 533

奥巴马和他的俱乐部：经验学习曲线 / 547

26 我们希望你成功 / 550

结 语 / 569

致 谢 / 575

总统俱乐部的隐秘权力

“你们来谈我的前任吗？”在哈勒姆区办公室，比尔·克林顿向我们打招呼。他面容瘦削，声音沙哑，在忙完一天后，语气中透着欢迎。

天色已晚，外面下着大雨。窗外的街道上，灯光朦胧，喧嚣依旧。而在屋内，电子门禁由两名特工把守着，过道有收藏夹的拱形垭口，墙裙是暖色的木板，地上铺着深色的地毯。西面墙上是一幅画像，画像中的丘吉尔正看过来。架子上搁着科米蛙布偶，书桌后面放着一款老式投票机，投票机上还保留着当年候选人的姓名和投票时用的操控杆。

克林顿指着书架说：“这里就是我的总统图书馆，从华盛顿到布什总统的书都有。”书架上摆满了回忆录和人物传记。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不仅讲到了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还谈到了富兰克林·皮尔斯和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

他停留在他思念的一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以及他爱戴的一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身上。“尼克松总统去世前一个月，给我写了封信，阐述了俄罗斯问题，内容清晰易懂，写得很好……我每年都会读一读。正是读了他的信以及乔治·布什后来给我写的一封信，我才学会，将来轮到我时，我要如何给我的继任者也写一封信。”

尼克松在信上说：“当你读到这封信时，你将就任我们的总统……

我坚决支持你。”

窗台上放着许多照片，其中一张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签名照。这是张 40 年前的老照片，当年克林顿在得克萨斯州为约翰逊助选，获得了这幅照片作为助选奖品。克林顿端详着照片，预测说：“多年以后，历史对他的评价会更加公正。”

同样，总统们也会善待彼此。“那些曾经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坐过的人，会相互同情。前几天，奥巴马总统和我一起打高尔夫球，我们没有谈多少政治问题。有时候，你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他能让你开怀一笑，或者是鼓舞你不要被坏人打倒。”克林顿回忆说，他那天实际上已经很累，但“当我的总统召我前去时，我就去了，陪他打高尔夫，哪怕是在暴风雪中陪他打球我都乐意”。

他称奥巴马为“我的总统”，这表示，尽管两人在 2008 年美国大选中竞争过，但大选后，两人的关系拉近了很多。本书想追踪的就是这种历程：前任总统和继任总统之间既紧张又亲密的关系，有时候剑拔弩张，但更多时候是亲密无间。不管在通往白宫的路上经历过多少斗争，都不会有多大影响；一旦谁当上了总统，他们就会因各自的经历、职责、抱负和创伤而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总统俱乐部的会员，可能天各一方，但却被电话、邮件和时不时的会面联系在一起。比如，2008 年总统大选后，5 位前总统相聚白宫，用吉米·卡特总统的话说，“他们在那里热心辅导了当选总统奥巴马，而不是对其进行说教”。

在总统俱乐部的历史上，它的会员从来就没超过 6 位。此刻，不仅仅在华盛顿和纽约，在亚特兰大、达拉斯，以及位于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镇的布什家族宅邸里，都有总统俱乐部的分支机构。当你爬上嘎吱作响的楼梯时，你会看到，楼梯边上挂满了相框，相框里的照片异常珍贵，有些照片甚至在布什的总统博物馆中都看不到。就是在这

里，老布什曾带着克林顿一起打高尔夫球、过夜和冲浪，尽管克林顿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他。从 2005 年他们走到一起时算起，两人就没怎么谈过政治、国际问题或战略战术，他们之间更多的是友情。老布什总统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曾说：“你是正确的，我们不谈这些。你也不必麻烦。我理解，总统必须承担自己的沉重决策，而这就是政治。我尊重他的选择。”

总统俱乐部有自己的规则，包括服从在位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沉默、不公开成员如何和睦相处及为彼此提供的服务内容等。1948 年，当时的总统是哈里·杜鲁门，他私下里表示，如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决定在当年竞选总统，他愿意当他的副总统；1980 年和 1981 年，尼克松曾秘密写信给罗纳德·里根，这些密信几乎为里根建立自己的白宫班底描绘了蓝图；2010 年，卡特为奥巴马完成了任务，他也承诺不对记者公开任务内容。克林顿说：“当雄心壮志渐渐退去后，对你来讲，更重要的是看到好事发生在你的国家，而不是去赢得一场场论战。有时候，当你看到太阳在早上升起，你就会很高兴。你起床后只希望好事降临……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我们都变成圣人了。”

和其他众多俱乐部一样，总统俱乐部也源于乔治·华盛顿。这得感谢他一生中做的第二个好决定。他最好的决定是同意担任总统，但之后他选择了离任，在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于 1797 年退休。这意味着，与其终生做美国总统，他宁可成为第一位前总统。

华盛顿做的一切都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领一份他并不需要的薪水，因此后来的总统不需要都很富有；用“总统先生”这个称谓而不是“阁下”，这样继任的总统能保持亲民；最重要的是和平让位，即便他当时仍受到无比拥戴。在那个时候，民主原则尚未经过考验，和平

退位就是对民主原则的极度推崇。

华盛顿决定离任，总统俱乐部也随之而生。约翰·亚当斯就任总统后，这个总统俱乐部就是他们两人的俱乐部。面对来自法国战争的威胁，亚当斯提名华盛顿为军队总司令，直至他在第二年去世。不管私下里亚当斯有多嫉妒华盛顿，他仍是第一个发现前总统能起巨大作用的人。

他不是最后一个持此观点的总统。

在之后的 200 年里，俱乐部成员的数量时有变化。亚伯拉罕·林肯时期，成员达到了 6 位。当然，部分原因是在世的前任总统中，没有哪一位成功赢得连任。此后，直到克林顿 1993 年就任总统后，俱乐部才再次出现了这种盛况。那时候，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都乐于辅佐克林顿。和华盛顿一样，1972 年，理查德·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他身边就没有前总统了。哈里·杜鲁门在那年圣诞节后就去世了，一个月后，林登·约翰逊也去世了。在美国历史上的那个危险时期，俱乐部销声匿迹了。

总统俱乐部为什么显得那么重要呢？

首先，因为总统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而且作为公众人物，他们之间的私交尤其重要。对总统们来说，俱乐部对总统卸任后的生活很重要，有时候甚至能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前总统们移交了权力，但影响力还在，于是，他们的影响力成了现任总统权力的一部分。团结一致要比单干作用更大，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团结在一起，互相咨询、抱怨、安慰、施压、保护和救赎。

作为选民，我们会观察在任的总统，评判他们的表现，为他们的成功欢呼，在他们失败时赶他们下台，这是民主的责任。但是，评判和理解不一样。尽管总统的所作所为是最重要的，但他那么做完全是出于历史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观察他们和前任相处的方式，从

而了解他们的忠诚、竞争、相互同情和合作。

俱乐部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总统的新窗户。

其次，因为总统这个职位很重要，俱乐部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总统。他们都当过总统，都知道这个职位的权力。他们相信，不管政府其他部门多么笨手笨脚，在其他所有人都失败时，总统也必须能服务人民、保卫国家。在总统选战中，他们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候选人；而一旦新的总统当选，大家往往就默不作声了。约翰逊曾给艾森豪威尔送了一副金袖扣，袖扣上刻着总统印章标志。约翰逊说：“只有你和哈里·杜鲁门才有资格佩戴这副袖扣。如果你仔细瞧这副袖扣，就会发现，这上面并没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标志。”

这些关系不仅揭示了总统职位的本质，还反映了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形成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来的政治局面。在风平浪静的 20 世纪 50 年代，艾森豪威尔巩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产：这位共和党人当政 8 年，但并未取消民主党的“罗斯福新政”，而是有效支持了“新政”。到 1968 年时，美国内部很不团结，民主党内部林登·约翰逊和他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竞争激烈，与共和党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竞争相比，其激烈程度毫不逊色。里根和尼克松之间漫长、复杂而冲突的关系，或者后来里根和福特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接下来两代共和党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同样，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反映了民主党内部的世代斗争，在吸引中间派和右派选民方式上，很难说他们的争斗哪个更有效。

最后，俱乐部很重要，因为它成了总统权力的工具。它并没有被写入宪法，并没有在任何书籍或法规中出现过，但它并不是不重要。它是前任总统们希望建立的同盟，现任总统则希望利用这个同盟，共同抬高自身并推进自己的议程。

世界上没有哪个俱乐部能有这般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俱乐部入会门槛有多高，也不仅仅是因为俱乐部成员有多少特权。尽管这个俱乐部的宗旨和本能是服务自身，但当它发挥最佳作用时，它能为总统服务，帮助总统解决问题，解决国家的问题，甚至挽救生命。

现代总统俱乐部

1953年1月20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举行就职典礼。台上，杜鲁门和赫伯特·胡佛打招呼，胡佛提议：“我想我们应该组建个前总统俱乐部。”

杜鲁门一拍即合：“好啊，你来当俱乐部的主席，我来当秘书。”

那个时候，总统俱乐部只是个概念，而不是实体机构。一些在位总统会咨询他们的前任，但是除了分享各自事迹外，前总统能做的实在很有限，除非他们申请一份新的工作，比如像约翰·昆西·亚当斯那样成为国会议员，或者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那样成为最高法院法官。1933年，卡尔文·柯立芝在去世前不久曾说：“人们似乎认为，总统这台机器就应该运转不停，即便它已卸去了动力装置。”

但是在战后年代，总统们比过去要活得更长、影响更大，甚至在卸下权力后，他们的影响仍然存在。杜鲁门和胡佛终生是政敌，但是杜鲁门也知道，只有胡佛才有经验和资格改革行政机构，从而应对核时代的挑战。通过他们的合作，杜鲁门批准国会成立胡佛委员会，并由胡佛担任主席。正是借助这个委员会，总统职位实现了史上最大的变革：权力集中，最终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总务管理局和统一的国防部，还有更多其他机构。

后来的每一位总统都应因此感谢他们。1957年，艾森豪威尔通过

了一项国会法案，赋予总统俱乐部正式的特权：俱乐部成员可以领取津贴，拥有办公场所、通信权和退休金。约翰·肯尼迪作为百年来最年轻的民选总统，他非常清楚俱乐部的政治作用，利用一切机会邀请他的3位前总统回白宫拍照合影。林登·约翰逊则发现了俱乐部对个人的作用，在肯尼迪遇刺而他上台后，他从总统俱乐部寻求建议和慰藉。

肯尼迪遇刺的那个晚上，约翰逊对他的老对手艾森豪威尔说：“此刻，我比以往更需要你。”艾森豪威尔立即驱车赶到华盛顿，来到总统办公室，在纸上写下了他认为约翰逊在国会紧急联席会议上要讲的话。约翰逊加强了对所有前总统的安保力度，提供直升机，甚至给他们安排电影放映师。因此，如果他们在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就能观看白宫图书馆提供的电影。

1964年，约翰逊在总统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杜鲁门打电话祝贺他。约翰逊像兄弟一样予以回应：“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我在白宫当值一天，你就也是白宫的一员。你能和我共享这里的一切。你的卧室仍然为你保留着，你的飞机也会随时恭候你。”一年后，艾森豪威尔为约翰逊提供了处理越战的私人建议，这个建议相当重要，以至于约翰逊对他说：“你是我拥有的最好的参谋长。”

尼克松，这个希望自己能永远起作用的人，甚至成立了一家私人俱乐部会所，地址就设在白宫大街对面的一座赤褐色建筑里。这座建筑于1969年被政府收购，专门为前总统们服务，目前也还在使用。尼克松和他的妻子帕特组织了首次俱乐部聚会，查访了所有“第一家庭”在世的成员，邀请他们到白宫做客，包括卡尔文·柯立芝的儿子、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孙辈、罗斯福家族成员，以及亚当斯家族的几十位成员。在尼克松的首届任期中，他有个特别的理由要打击约翰逊：他们多年的关系既有友情，又有阴谋和勒索。本书将论证的是，在很大

程度上，尼克松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他需要保护一些秘密，而这些秘密仅限于这两位俱乐部成员知晓。

在所有俱乐部成员中，在野的尼克松为自己赎罪的路最长。因此，在 1980 年里根当选总统后，尼克松要确保一件事，那就是要让新总统理解前总统可能会带来的巨大价值。他对里根说：“1968 年总统大选后，我去沃尔特·里德医院看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他曾对我说，‘我听候你的差遣’。现在我也要对你说同样的话。”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创立了俱乐部成员间的通信方式：在通信信封上盖上“绝密”印章，寄给他的前任总统们，并且为他们每人都准备了一部保密电话，电话可直通白宫总统办公室。

在克林顿上任时，他有 5 位前总统在世。他也渐渐明白，如何利用卡特和尼克松，让他们成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如何让福特加入总统弹劾法律辩护团队。正如他的顾问约翰·波德斯塔所说，克林顿知道“前总统是资产，是现任总统可以利用的资产”。

本书按照年份展开，但主线有时会发生变化，因为总统俱乐部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每一位总统都在自己的总统任期里发现了它的价值，并用自己的方式加以利用。同时，也有必要追溯历史，来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只有当你了解艾森豪威尔在还是军人时和杜鲁门的合作，你才能理解他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仇恨。里根和尼克松的关系不是在 1980 年里根当选时开始的，而是在 1947 年就开始了。当时尼克松刚成为共和党国会议员，在调查好莱坞中的共产主义问题时，他和里根的关系就开始了；他们的信件来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当然，布什家族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就已开始，那时老布什还没有成为美国总统。

谁会在哪一天加入他们的俱乐部？对于这个问题，总统们自然有

强烈的兴趣。这尤其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让谁加入。他们就好比伯乐和保镖，通过验证众人的誓言，来看谁有条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总统俱乐部历史悠久，但未来的总统在其演变中也起着作用，因此有时候也需要讲一下那些故事。

维系的纽带

约翰·肯尼迪在上任两年后承认：“没有人能为出任总统做好充分准备。”因为没有任何建议、任何手册可以拿来参考，而且每一位总统当选后都决心翻开新的一页。肯尼迪迫不及待地想摆脱艾森豪威尔的军事管理风格，用一种更灵活和积极的方式取而代之。正如肯尼迪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所说：“他们都那么做，就好像历史应该从他们重新开始一样。”福特采取了激进的方式，他明确表明尼克松的黑暗时期已经结束，用他妻子的话说，就好比是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一样。克林顿想要证明自己不是第二个吉米·卡特，乔治·沃克·布什则不想成为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更是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在总统俱乐部起作用前，他们所有人都得学会他们必须学会的东西。但是最终，他们都发现自己需要帮助。老布什认为：“当你第一次收到每日情报简报时，那种联系就开始了。当我们决定竞选总统时，我们都了解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但是在你收到第一份简报之前，你不可能充分理解总统的责任。”

据一名曾服务过 3 位总统的高级顾问回忆，当这些既有才华又自信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他们就会立即获得启示。他说：“当你上任后，你会发现一切都和你预期的、曾经信仰的或有人告诉你的不一样，事情要复杂得多。你的第一反应是，我被人坑了；第二反应是，

我得换种方式思考；第三反应是，或许他们是对的。不久总统们就会问，这一切我能说给谁听呢？”

艾森豪威尔曾说，总统面对的问题是“折磨灵魂的……当战士独自出现在战争的硝烟、呐喊和恐惧中时，赤裸裸的战场有时就好比总统的孤独处境。一个人必须认真地、慎重地、虔诚地思考每一个论点、每一条建议、每一种预测、每一个可替代的方法、每一个可能由他的行为导致的后果，然后——完全孤独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完全孤独——因为当一位新总统需要盟友时，他的信任圈子就会缩小。没有人会像他的家人那样对待他，没有人会像他的前任总统们那样了解事情是什么样的。杜鲁门成为总统时，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曾警告他：“为了见你一面，溜须拍马的人可能会愿意在雨中等上一个星期，会像对待国王一样对待你。他们会走到你身边，对你说你是世上最伟大的人，但是你我都知道，你不是。”

总统说的每句话，即使是对他的内部圈子说的话，都会被分析、解读、执行；即使是问题，都会被当作决定。因此他得自我训练：不做空头评论，不自言自语，变得越来越谨慎；他担心人们只汇报他们认为他想听的。用肯尼迪的话说，“总统这个职位，不是结交新朋友的好职位”。他和他的兄弟鲍比时常想，也许他们在将来可能会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总统职位的毒药》（*The Poison of the Presidency*）。

但是，他们不能讨论这个毒药；你怎能抱怨你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负担呢？托马斯·杰斐逊把当总统比作一种“华丽的痛苦”。他们面对的只是艰难抉择和高风险：总统办公桌上绝不会有容易的决定。当人们嘲笑艾森豪威尔花了太多时间打高尔夫时，那时还没成为艾森豪威尔的朋友的杜鲁门曾为他辩护道：“我确信，即便在高尔夫球场上，总统面临的问题也伴随着他……伴随到他可能去的任何地方。”但是，

自从他们都开始打高尔夫，并在更衣室里团结起来时，就显得“非常勇敢”了，他们并没有一直当旁观者。

如果有俱乐部宣言的话，宣言就会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指责，抨击那些纸上谈兵的将军和自以为是权威的权威。他说：“重要的不是批评家，不是那些指出强者犯了什么错误的人。荣誉只属于那些竞技场内的人，他们的脸上满是汗水、尘土和鲜血。他们英勇地战斗，他们一次次犯错和失败……如果他们取胜，就会知道自己的成就有多伟大；即使他们失败，至少他们也勇敢地进行了尝试。”

这也解释了总统俱乐部的一般规则。他们拒绝批评他们的继任者，因为总统是根据情报来行动，根据情报来承担责任的，而外人并不完全了解情况。1962年初，肯尼迪对历史学家大卫·赫伯特·唐纳德说：“对还没坐到椅子上就开始研究桌上的邮件和信息并做决定的总统而言，没有人有权利给他们打分，即便是对可怜的詹姆斯·布坎南总统也一样。”在参加完肯尼迪的葬礼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一起喝了咖啡。关于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总统们为何做出那些决定，杜鲁门认为：“因为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做过什么。”

“是的。”艾森豪威尔回答。

于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开始了交流。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那个早上，肯尼迪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封锁古巴曾为核战争提供了合理理由。那种感觉是怎样的，世上只有另一个活着的人知道。艾森豪威尔对他说：“不论你觉得你必须做什么，我肯定……尽我的全力支持你。”两年后，约翰逊上任时，他邀请艾森豪威尔去白宫，但又不能让外界知道。于是他让艾森豪威尔说谎，从而掩饰他去华盛顿的真正目的，这样他就能到白宫，并给约翰逊一些非常必要的指导，甚至是一起过周末。而克林顿则会给尼克松打电话，让对方了解他的